

责任编辑：刘芳 史佳林 视觉设计：黄 娟

这个叫季丰的男人本来与书并没有多大缘分，他的老家在苏北盐城乡下，父亲是当兵的，母亲是农村妇女，都没有多少文化。但没有文化不一定就不懂得尊重文化，给季丰印象最深的是，平日常看到地上有一片废纸，母亲总要认真捡起来、捋平、放好。这是老辈子的一种文化传统，叫“敬惜字纸”。

和大多数家境并不宽裕的农家孩子一样，季丰高考落第后外出打工。他做过小吃店的跑堂，也做过娱乐城的餐饮经理，最后来到一家港口机械厂搞后勤。虽然一路葱花油烟味，但他总是丢不下读书。没有考上大学，是自己人生中的一大缺憾，他希望能用读书来弥补这种缺憾，这是当时最朴素的想法。下班以后或是星期天，他是新华书店的常客。港机厂在长江边，新华书店在老城区，骑自行车大约要一刻钟，去的时候兴致冲冲，仿佛去赶赴一场期待已久的约会；回来的时候总是心旷神怡，如同经受了洗礼一般。新华书店的店堂真是个好地方，宁静而且温馨，书香飘逸在四处，若有若无地浸润着你，任何人到了这里，都会不由自主地变得斯文起来，甚至绅士起来，一举一动都显得那么彬彬有礼、善解人意，连目光也是纯净的，透出无邪的人生梦想。这里没有无聊的哄闹，也没有锱铢必较的利益争斗，若是找到了一本自己喜欢的好书，那就不仅是如获至宝，而是仿佛拥有了整个世界。

在那里，他好几次看到一个清秀的女孩子。书店里看书的人太多了，当然也就没有太在意。但遇到的次数多了，就有了印象，她总是静静地倚着书架，半天也不挪地方，有如一尊雕像。偶尔和他目光碰到一起，便浅浅地一笑，又低头看书。季丰觉得心里有一种很熨帖的感觉，但仍然没有多想什么。终于有一天在厂里，两个人又遇上了，双方都有点喜出望外——原来是一个厂里的，她叫黄政霞，是配电房的女工。

后来他们就一起去看书，也自然地有了交流。黄政霞喜欢看当代作家的小说，特别是迟子建、毕淑敏和刘庆邦等人的中短篇小说，说看了心里总有一种感动。季丰想，一个懂得感动的女人，肯定是个富有爱心的好女人。新华书店的隔壁是电影院，有时他们也一起去看电影。有一次是双场，在换片的间隙里，两个人都不说话——不是无话可说，而是不知道怎么说。终于有一个说：出去走走吧。那是个冬天，出了电影院，黄政霞没带手套，季丰把自己的手套给她，黄政霞说：每人一只吧。于是就每人一只，推着自行车重拾话题。这时候，自行车就成了累赘。

后来他们就不骑自行车了，边走边聊，每次都觉得从新华书店到港机厂的那段路太短了。

再后来的事就不用多说了。黄政霞是江阴本地城里人，丈母娘却很喜欢这个来自苏北农村的打工仔，她说，一看到季丰，就觉得是自己家的孩子。

结婚、生子，小日子过得波澜不惊，可季丰突然从港机厂出来了，他要自己创业。创业不马上上海，而是一门心思到新华书店去看书。每天一早，他就守在书店门口，等着开门；中午，就到附近的工人文化宫的棋牌室去吃一份最便宜的快餐，三块钱，没有荤菜。吃完了，嘴一抹，再到书店去。他主要看经营管理方面的书，也兼及历史人文。就这样看了三年，他觉得心中有数了，就在香山路开了一家贸易公司。起初很艰难，开业大半年没做成一笔生意，但他不急，慢慢地摸着石头过河。一个喜欢读书的老板，对员工的要求也是从读书开始的。和季丰本人一样，那些员工大多来自外地农村，学历不高。为了营造学习氛围，公司每月给每位员工发放 100 元(后来增至 200 元)购书款。买什么书你自己定，只要是你感兴趣的，并不限于自己的业务领域，目的也不是“急用先学”。但买回来的书你必须读，因为在定期召开的读书交流会上，你要谈自己的心得。谈心得起初可以照本宣科，但到了后来季丰便要求大家脱稿演讲，那是为了锻炼你的语言表达和交际能力。你可以谈公司的经营和发展，也可以谈考古、谈时尚、谈股票房市，甚至谈世界杯足球赛和奥运会。一个有兴趣的人，才是健全的人，工作中才能焕发生气和创

造力，这是季丰的一种理念。各人买的书自己看过了，就放在公司的阅览室里，让大家看。几年下来，不仅公司的经营渐至风生水起，阅览室里也积累了七八千册图书。这些带着员工们的手泽汗息、还有圈圈点点的笔迹和眉批的图书，成了公司的一笔财富。时间长了，甚至成了公司的一种品牌。不少客户都知道这家公司崇尚读书，便不由得另眼相看。有的客户请吃不到，季丰送他几本书，关系倒一下子拉近了，那是一种品格和趣味的互相欣赏，比饕餮交错更让人动心的。即使在生意场上，金钱也不是所向披靡的，有时候，书香比铜臭更有亲和力。

风起于青蘋之末，这间小小的阅览室竟然渐渐聚集了一批读者。起初是公司的员工，后来是他们的家属和朋友，还有朋友的朋友，朋友的家属，涟漪一般扩散开去。他们经常在这里看书、交流、讨论问题，有点沙龙的意味。一杯清茶，海阔天空，知识和理想辉映出灿烂的风景。有些人还把家里的书拿过来，充实阅览室。书多了，来的人多了，阅览室显得很逼仄，季丰索性把公司的办公室腾出来，香山路 5 号的读书沙龙虽说不上热闹，却人气盎然。

2011 年春天，市里搞房地产交易会。这些年的房地产市场何等风光！简直炙手可热。好多部门——工商、税务、银行、电信——都赶过去设摊吆喝。有人建议季丰把图书搬过去展示，季丰觉得也好，图书的价值在于阅读和传播，能够让更多的人读，毕竟是好事。他当然并没有抱多大的希望，在一种被房地产驱动的狂热的逐利气氛中，能有多少人来看书呢？也就是为房交会助兴吧。但实际情况却出乎他的意料，看书的人竟然比看房子的人还多。好些家庭都是带着孩子来的，还有不少主动跑过来和季丰交流读书心得。在充斥着讨价还价和利益算计的房交会上，这里是最宁静的一角。宁静可以涵养心性，也可以让心灵放飞。季丰想，都说当今的人们都争先恐后地朝着金钱跑，即使文化生活也多是快餐式的，纸质图书早已风光不再，其实喜欢静下心来读书的人还是很多的，这是一座城市的底蕴。对于人们的文化生活，他甚至打了一个比方，他认为书籍有点像人生中忠实的妻子，虽素面朝天生施粉黛，却是可以相濡以沫白头偕老的。与之相比，那些追求感官刺激의快餐式的文化消费，大抵只能算是昙花一现的婚外情吧。一个人要安身立命，不读书不行。

从房交会回来后，有人对季丰说：我们有“书”，有“屋”，还有这么多热心的读者，为什么不办一家“书屋”呢？

是啊，为什么不办一家书屋呢？季丰心中一动。但既然是书屋，就不是小圈子里的沙龙了，他在原先香山路 5 号的基础上，又租下两边的 3 号和 7 号，集中采购了一批图书和设备，在 2011 年那个炎热的 7 月，一座拥有近三万册图书的香山书屋悄然开张。

城东新区的格局，南北方向的道路大多以山冠名，例如这条香山路，名字取自江阴境内的一座小山，据说南宋梁昭明太子萧统曾在此读书，至今仍有萧氏“读书台”和“文选楼”遗迹。

站在香山路北端的起点朝南看，不远处有一块红底白字的招牌：香山书屋。

到香山书屋去

◆ 夏 坚 勇



插图 叶雄

起初人们以为这是一家书店，街头巷尾有不少这样的书店，卖教辅材料和盗版书，常年冷冷清清的。但这里宣示的却是一座“纯公益、全免费”的阅读平台，做派堂堂正正。于是你迟迟疑疑地走进去了，刚从书架上取了一本书坐下，马上就有人送过来一杯茶：“需要什么帮助吗？”你在这里的第一次阅读经历肯定相当愉悦，如沐春风。你确信这里不仅看书和借书都是免费的，而且还有免费的茶水和温馨的服务。此后，你当然就有了第二次、第三次……

而且不光是阅读，这里更注重的是一种包括阅读在内的更广泛的素养——江阴市孔子学会在这里举办国学研习班；江民律师事务所定期在这里举办法律讲座；国税六分局在这里提供税法咨询；东华大学杨子田教授在江阴的乡镇挂职，也来这里主讲古琴文化。此外还有书法讲座、中国象棋、家庭英语、小学生作文、健康与养生、走进江阴历史文明，等等，从周一到周日，次第登场。

来的人多了，活动场地不够，就用塑木材料在门外又搭建了 60 多平方米的书棚。看到有的读者自带水杯，书屋专门购进一批杯子，为常来的 300 多名读者提供专属水杯。这原先或许是从卫生角度考虑的，但后来却演变成为一种理念。试想，当你走进书屋，取下一只标有自己名字的杯子倒茶时，是不是有一种主人的感觉呢？

一个女孩子取名李易安，会让人想到她或许出生于书香门第，其实她就是那种普通的职工家庭。她学的是化工，在一家事业单位工作。起初走过香山书屋时，他心里也充满了疑惑：都说无利不起早，一个老板为什么要到这里来烧钱呢？但他还是走进了书屋，并且很快就融进了这里的氛围。说读书能让人升华，那或许过分了，但至少可以让你静下心来，心灵变得澄澈。她也开始理解了季丰的初衷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有的人喜欢官场上的显摆，有的人喜欢酒席上的喧闹，有的人喜欢牌桌上的算计，也有的人就喜欢成为一群读书人中的一个，心无旁骛，宁静致远。李易安不仅成了书屋的读者，也顺理成章地成了义工，定期来这里为读者服务。后来她怀孕了，不方便来当义工了，但她把这份义务看得很神圣，不肯轻易放弃，就推荐自己的老公来。老公是一家外资企业的白领，叫刘博超。刘博超来了，同样很快就融入了这里的氛围。待到老婆休完产假再来书屋时，老公已在这里找到了感觉，甚至有点乐此不疲。那么就都留下来做义工吧，两口子在这里双“宿”双“飞”——在书籍里寻找自己灵魂的归宿，在知识的海洋里展翅奋飞。

还有电视台的那个老袁。作为分管新闻的副台长，平时看到他时，总是耷拉着眼泡、一副水深火热的样子，“实在没有办法，忙啊！”——管新闻的能不忙吗？这可以理解。一次双休日，我在香山书屋又碰到他，此公竟然神采飞扬满面春风，像换了个人似的。我以为他来采访，他说不是，是来做义工。他和书屋的缘分，起初确实是来采访，后来是来看书、捐书，顺便又成了这里的义工。他告诉我，在义工花名册上，他排在 108 号。我开了个玩笑：“梁山泊英雄排座次，最末位的 108 号是金毛犬段景住吧？一个马贩子。”他却认真地说：“我就是来帮季总拉马的。”

心香

帮季丰“拉马”的远不止 108 将。“我能为大家做些什么？”向季丰提出这种问题的有关公务员、现役军人、企事业单位的员工和学校的师生，还有附近小区的居民。现在书屋的义工有 200 多人，除去负责阅读服务和策划读书活动，还有负责各项专业技术的，例如设备修理、电器网络什么的。书屋只有一名专职工作人员，大多数工作都由义工承担。像李易安夫妇和老袁他们算是正式“在编”的义工，其余的申请者要经过考核才能“上岗”。考核的标准不仅要爱书，还要有一份能够持之以恒的责任心。正式上岗的义工皆身着统一的白色工作服，每月排定档期轮流值班。而一些大中学校的学生也可以双休日来帮助登录图书、泡茶送水。其实，多招聘几名管理员，这点开支季丰也不是付不起，他不是算小账的人。

在他看来，重要的不是省钱，而是为了培养一种氛围。一杯茶、一本书、一声问候、一瞥关切的目光，每个人都在这里圆自己读书求知的梦，同时又在这里以自己的方式帮助别人，一种新的社会风尚有如春风化雨，润物无声地潜滋暗长。外面的书棚全天开放，晚上从不锁门，最后一个离开的人关灯、关空调，可从来没少过一本书、一只杯子。有一次，清洁工看到书棚前的地上有一张纸，却没有立即扫去，她觉得这里是读书的地方，一张纸说不定是有用的。她就守在那里，等季丰出来问过了，知道没用了，才把它扫进了畚箕。望着那位清洁工的背影，季丰心头热乎乎的，他不由得想到小时候母亲“敬惜字纸”的情节，这是我们民族的一种传统，或者说是一种文化情怀，可这些年正在一点一点地丢失。现在，我们要重新捡起来，发扬光大。

也有不少老板问季丰：需要赞助吗？他们说的当然是钱。

季丰说：这里只需要书。捐书的人络绎不绝，其登记在册者，最多的 50 本，最少的只有 1 本，出自一位小学生。这些书大多有些破旧了，一副灰头土脸饱经风霜的样子，但这恰恰体现了它们的生命力。一本在书架上放了多年仍旧簇新的书，其价值大概是值得怀疑的。

有一位老外也来捐书，一共 30 本，大部分是外文书。有两本中文书，一本是《徐霞客游记》，一本是《闻一多诗选》。老外来中国多年了，汉语说得很溜，还取了一个极富中国古典色彩的名字：慕容天。估计他是读过一些金庸或梁羽生的武侠小说的吧。

慕容先生竖起大拇指，说这两本中文书他都读过了，写得很棒。

服务人员告诉他：这本游记的作者徐霞客就是江阴人。他又竖起大拇指：江阴很棒。

书屋的开支当然很大，一次性的硬件投入——书、书架、空调、电脑、桌椅柜台、房屋装修——就砸进去 200 万。再加上 500 平方米临街商业用房的租金以及日常运转，每年也不下 60 万。季丰的公司，每年利润也就百把万，其中的一多半都投在这里了。

难免有人要问：你图什么呢？季丰说：我喜欢。

喜欢不需要理由。其实他有理由：这个世界最需要的不是百万富翁，而是有人能为社会做点事。

季丰的贸易公司一直经营得很好，人们也仍然称他“季总”，但他每天都泡在书屋里，气定神闲地从楼上踱到楼下，和别的义工一样为读者端茶送水，整理书架。有空了，就读书。自己读书，别人也读书，在读书中让生活更美好，这就是他的人生理想，虽说不上很宏大，却平实亲切，带着温馨的人间烟火。他的名片上只有两行字：香山书屋和江阴市孔子学会，没有任何头衔。他觉得这就够了。

在一个春雨潇潇的晚上，我又路过香山路附近的那个路口，作为香山书屋的一名读者，我站在那里朝南呆呆地看了好一会。时间已经很晚了，书棚里的灯光渐次暗下来，最后全熄了，然后是轻轻掩门的声音。一个略显高挑的女孩子走出来。她撑开一把折叠伞，沿着香山路向前走去。

她走得轻捷而从容，不紧不慢地款款有致，每一步都似乎踩着诗的韵律。在她的身后，香山书屋的灯箱在细雨中弥散出温暖柔和的色调。

她可能就住在附近，也可能住得很远。